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錢通卷二十七

明 胡我琨 撰

條議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議論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

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臣撿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

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
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
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
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
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
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
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
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

支佽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失陷言青苗錢劄子

且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蘇轍論時事

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

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有差役今又出錢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臣且借畿内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於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

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令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蘇轍論分別邪正

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歷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夥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

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 蘇轍乞招河北保甲狀

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内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别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

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同上

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户州縣覲望虛張其數以實户為客雖得户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税之害何以異此蘇轍民賦序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

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夫一歲之出矣蘇轍收支敘

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廪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縣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貲為

粟五百萬石繇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曾鞏救災議

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

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同上

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令

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

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歳若不為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㑹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又茍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夫使朝廷為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户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

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縁去年災傷放稅及和

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蘇軾奏浙西災傷狀

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

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户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户此何道也

蘇軾論積欠

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内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

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蘇軾乞開

西湖狀

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

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户及二十千皆

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

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

雖始於上户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

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

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

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以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蘇軾上韓魏公論場務

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竄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

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

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上文侍中榷鹽書

銅布於下為天下當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

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罪為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

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羡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而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

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銅布篇）

宋文帝鑄四銖錢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武帝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盜鑄者衆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廓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歲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

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巳既深情偽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巳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為不然

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絶不一二年其獘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窮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經濟類編

吳越王宏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内都虞候宏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

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宏佐乃止同上

五年蔡京罷相監察御史沈畸言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自以當十之議召禍起姦遊手之民一朝鼓

鑄無故而有數倍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

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

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留徐思之繇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長編

古今言錢帛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亀

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巳來初有公取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偏行於井市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

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元稹錢貨議

宋范泰諫市民銅鑄錢曰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末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

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疆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魏元忠

愚以為今日之取於民者除江西歲運實京倉者外凡北方之賦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為糧一以時價為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文豆

直三百則以二石準一石焉他皆倣此大學衍義補

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

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邊運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寛内郡矣

同上

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賣子女

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
淮北山東為甚臣願朝廷舉李悝平糴之法於此二處
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
官錢為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
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
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
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在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
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朽腐者又在臨時斟酌

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值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具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糴本同上

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為買糴糧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遂旋牒報三司看三司

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陳靖勸課

令年秋税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户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奏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失宜曷繇無擾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

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輕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

以節貴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望委京兆尹幹當别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内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並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搬載送付苑

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陸贄折稅市草事狀

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吏力緣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

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繇其材性智愚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非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羸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羸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

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又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

為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
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
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
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
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需之
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
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
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

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頼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繇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

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常出内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

倉之害猶大也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為貿易以三百萬緡羿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當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司馬光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産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緜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

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筭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以多

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須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

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

以為稅數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惟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狥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

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吏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准何利如之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藴材作泉布之實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繇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繇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産而

假貸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别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甞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

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陸贄請不計錢數狀

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貫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即以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

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朞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雖漆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

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慈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

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韓琦論市易

天下以錢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為貨而錢并輕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至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

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輙為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閲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之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為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從得此

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人不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楚北出於燕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為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

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羡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内積於府庫外藏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其朘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

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為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貫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為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

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為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為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賣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劵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物未嘗不

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強米斗十錢以上爲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米價已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錢爲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爪匏果蔬魚鱉牛羸凡山澤之所産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

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於持空

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葉適理財

中論錢幣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為郡人乞師于顔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内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

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經濟

李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千則不復勘詰替加髠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髠規影傜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左編

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

令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

經濟

貢禹上書曰臣為諫大夫俸銀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為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寛饒為司隷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

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葢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隷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為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為無以多為寡務以欺

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為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大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為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

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政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較在秘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贑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

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爲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僚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嘆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

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野客叢書

錢通卷二十七

錢通卷二十八

明 胡我琨 撰

詞話

王符潛夫論曰富貴皆背親捐舊喪其本心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不忍貸人一升

陸扆撰光院例榜於院臺云費調金鼎能視草之煩勞擁出碧幢釋援毫之羈束固人臣之極摯亦翰院之榮

華至於察風俗於一方賞貲泉於三使其為盛也抑又次焉各請出錢用光玉署

令之士大夫又有專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户論訴理曲合與斷罪迺以修造為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錢果歸何地耶畫簾緒論

史宏肇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宏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劉智遠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

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蚤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五代史

或謂天下何時太平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曰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

短乇耳同列以為破的紓甚懟下人呼舉不正故云短也　因話錄

漢法官至二千石月得米一百二十斛俸錢萬二千古之升斗小今之升斗大量酒之升斗小量穀之升斗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而食五升米乎無是理也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

銅山與之此又何也泊宅編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迺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丘據反乃去來之去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略云撤也然此義

亦非也蘇武掘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衍之意以為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嬾真子

煇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迺紹聖間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様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錢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

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工耶洪死常叩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言其家慮為勢力者攘取故為之辭清波雜志

元豐間龎懋賢元英為主家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又言近得令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又於洪氏見二錢文皆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而李譜復云思明銷洛

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視錢之譜為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末聞好事者儻更諸家所譜更攷近世圜法沿革萃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清波雜錄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

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鶴林玉露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

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别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吴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曰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黄緣新菡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虚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水朱絲絃二詩送之清波

黄魯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酬價十千耽耽兩虎視不值一文錢侯鯖錄

筮易以蓍古法也近世以錢擲文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折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屬陽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欵識也一以為陰

一以為陽未知孰是儲華谷祛疑說纂

男兒重義氣何用錢刀為又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卓文君白頭吟

思陵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為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超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令上抵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楓窗小牘

銅為錢則人愛為印則人畏為足爐潄盆則翁媼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於我何加損焉西堂日記

嗚呼士知修内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謂修已矣嗚呼士誠有立耻上不怨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矣凡惟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愧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卹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慝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闡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

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惟道之繇識獨超於衆謬行不狥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蓋清修之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錢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不燒楮鏹頌

青錢文之美者比青銅錢唐張鷟文詞猶青錢萬選萬中珠璣藪

泉志聞有泉文近於道者可以廣見又有妄作三皇幣及禹時幣不可為信㐌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故引入以待好事者學古編

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定何曾箸欲收金門廳入論玉井冀來求李嶠

往日用錢捉私鑄令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杜詩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時

買盡人間不平事毗陵女子年十六詠破錢沈存中筆談

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周徐譙歌不羡一囊錢惟重心襟會

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

無勞磁石之火金貨猥臻非遊玉疊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寛之繩穿而不盡熒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逢萊簡文謝賜講解錢啓

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錢紺文委

貫忽積銅扇之裏長充放生用濟宏識發宏誓願等供無邊怖鴿獲安窮魚永樂前人謝賜放生錢啓

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曲降隆慈俯垂珍錫禽贄獲舉纁幣有資劉孝威謝賜婚錢啓

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圜泉寧棄呪雞之野始出王門忽光私室青凫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張正見謝賜錢啓

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揷通犀似獮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恧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庾信謝犀帶金錢啓

重非半兩輕異五銖子母相權饑寒頓解細看銅郭徐憶牙籌雖云神有魯褒便恐癖如和嶠李商隱謝聘錢啓

白馬從軍青鳧受聘磨文難滅較貫知多陸貫方驗於火花郭況莫矜於金穴前人

訪蜀郡之卜人懸之莫竭遇河閒之姹女數且難窮未

草檄以愈風不執鞭而獲富 前人

多若鑿山積如別藏丙科擢第未全殊於桂香盛府從知却自驚于銅臭 前人

鄭元曰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大學衍義補

丘濬曰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金或白銀或赤銅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黃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為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為錢耳其他皆不用 同上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及第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懐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舘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遥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自此始閩川名士傳

李豫亨曰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昔范文正公有隣嫗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嫗對

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何曰日入錢四十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嫗如其言糕肥而價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嫗不半歲大饒富今之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哉代醉錄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馬有山子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實非有盜也

吳人自相呼為獃子每歲除夕穉兒繞街呼叫云賣癡

鈌千貫賣汝凝萬貫賣汝鈌見賣儘多送要賒從我來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

王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綱目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槀蹟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耳公聞之遂

急結未了故五代多繁冗 說海

負錢必償冥道也然或為神而償或更為人而償甚則為畜而償何其異與豈負債之人善惡不同抑所以負之故亦異也

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嚴君平之任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

我有餘乎

陜西曾有議欲罷鑄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蔡語錄

飲中八仙歌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王審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青箱雜記

劉生曾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曾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摭言）

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古樂府）

宋饒竦熙寧中舉進士不第以詩投王荆公曰又還垂翅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俱賣卻要錢準備納青苗（山堂肆考）

宋沈希顏嘉祐間知雩都縣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顏書

其本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平生弗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沴不生百廢具舉同上

焦仲卿妻詩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

魏陳思王聖皇篇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為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寄詩求二段錦曰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患當及時無待冷秋日

唐王勣詩不應長賣卜須得杖頭錢

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杜子美

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司空圖

江總新入姬人應令曰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黛何相似

蕭子範代美人篇朝酤成都酒暮數河間錢

庾信和張侍中述懷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蔡澤傳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

也

瓦瓏賛瓦瓏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内渠眉為高為眉渠為疏為渠此魁六海鈐也海物異名記

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瑶

范鎮送羅勝卿同年提舉玉局觀詩疋馬西歸去知君得意偏人情重鄉里官職更神仙曉後無衙喏旬頭有俸錢何須駕白鶴辛苦上青天四川名勝志

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

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王充論衡

五百青蚨兩家鈌赤洪厓打白洪厓丁謂詩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板兒梶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猶瑣者漢武新莽隋唐閒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若墮騶儈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氏所稱小役

大弱役強皆天也旨何殊哉終身為魚而求避濕無之也徐渭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李白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愚今考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資産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

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䅉山家制

宋廣平之抑郝靈荃賞非售功之道也張益州之斬一錢吏非刑罪之道也世方以為美談矣 筆麈

嘗夫私賦民錢市衣進父而吳祐原之人有盜隣麥進母而孔融賞之奴竊食祭先而韓皐免之庾人盜秫米食母而特爾格貸之觀過知仁也雖然賞則過矣 偶記

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十字句 千一錄

錢通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沈世玫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錢通卷二十九

明　胡我琨　撰

詞話二

明帝東廵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王吉射中之作祝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大悅賜錢百萬令亭壁悉畫烏以下俱堯山堂外紀

建武中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道不拾遺商旅委錢物于道旁曰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爲之語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漢桓帝時有馬子侯者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黄門樂人更相嗤誚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輙摇頭

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色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
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為作陌上桑
反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揺頭
顔延之為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欵後為始安
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
家稍就取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沈炯字初明約之後仕梁為吳令宋子仙據吳興逼掌

書記王僧辨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後歸陳武帝以為御史中丞

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金重寶趍趄左道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于分別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

李端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歷十才子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

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
幃而觀之端中宴詩成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
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薫香荀令
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
鳳凰樓主大喜命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輆書誠有才
此篇乃其宿構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裂
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絃新開金
埒教調馬舊錫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

水姤花鈿令朝都尉如相許願脫長裾學少年端翃等咸稱其妙絶賸出金馬名帛為贈

韓晉公斷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賭錢因有喧諍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罇罍强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汝管波中便是衆臺

元微之先娶韋氏字蕙藂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彦以為嘉偶初韋蕙藂

逝不勝其悲為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為君營奠復營齋

皮日休詠螃蠏呈浉西從事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横行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為火地為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

王元之責商于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黄覺嘗送客都門外會一道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舉杯擷水寫吕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與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覺七十餘作詩曰床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至是歲果卒

范希文鎮越有戸曹孫居中卒其子幼而家甚貧公助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較送歸作詩一絶戒其吏

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
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范希文鎮鄱陽日有書生獻詩甚工希文頗優禮之書
生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重歐陽薦福寺
碑墨本直千錢希文欲為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
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
無人騎鶴上揚州
盧秉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黎

軍旋糶黄粱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力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

舒信道有詠茗卜筭子詞曰池臺小雨乾門巷香輪少誰把青錢襯落紅滿地無人掃

蘇長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者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

言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好音語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興水利則曰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乃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詔李定等鞫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

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坡曰王安石有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我之謂蟄正此龍耳鞫者笑而語塞葢安石猶當國也

金人徙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宮中于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于室中窺見一老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酒食率歸老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宮遣皂衣吏賫酒飲帝老婦不知為帝也亦遣一橫笛

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顧老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后侄孫京城既破北兵驅至此賣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于此老婦俾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去詳咏孝純詞旨其所覩即帝所遇者也然孝純詞賦之尼雅滿席上則是女初屬尼雅滿審矣

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為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賫贈之而親釋其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渇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于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絶粒忽識字能為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為浮屠住一小院有不逞繫馬于堂上者輒病心疼或教使謝過病良已因丐師言以自警信筆示之曰衆生騎畜生兩個不相爭坐的只管坐

行者只管行又覩綦詩曰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何
大圭在閩與師熟所遇乃鍾離先生也
靖康中陳少陽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陳不
之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南音調清越陳不覺傾聽其
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嬾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
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玉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
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為之曰上
清蔡真人也言訖得數錢即下樓去亟使追之已失矣

林外詞翰瀟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筭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焉外丰姿都雅角巾鶴氅飄飄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且盡復傾一篋迨暮凡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壁間云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喧傳某肆有神仙至飲云

于國寶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

楊東山帥番禺日長泰黄子信調新會鹽場東山以其老榜心易之嘗据摭其簿書子信將拂衣去投以詩有云明知著脚當來誤幾欲抽身不自繇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東山得詩恨知之之晚

姜堯章詩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

二峯生肺肝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後除直院劉改之荅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

寶祐間馬裕齋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福王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云房漏裕齋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光祖任滿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于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時人有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筭行閼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瘁膏血俱朘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

伯大附勢專權

賈似道偶退居湖山有一蜀僧襤褸徘徊其側賈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命賦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喜厚贈之

張叔仁詩云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證驗作儒仙人皆屈膝甘為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

不值一文錢

趙獻之賀鄭景純啓云丹桂一枝不失舊物青錢萬選無媿古人

叚子新家甚貧而世間事皆不以挂口有以錢遺之者必盡送酒家名酒曰黃嬌盎闕中人謂兒女曰阿嬌子新以酒比之故云

正大中董國華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作詩貽杞令佐詩畢擲筆于地以扇障面而

逝其詩曰無情眞主没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簡盡傳
燈無盡錄更無公案這番新
平州王飛伯鬱以布為囊采當世名卿詩投其中李欽
叔題云頡露毛錐秖自賢智如槖腹但求全迂踈差似
淵才富羞澁猶無杜老錢
落梅風詞天教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
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短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長

門一紙賦何處覓黃金幽居值春

兄為俘虜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為官吏馬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隔谷歌

可憐白鼻騧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蛇高陽樂人歌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石頭龍尾彎新亭送客渚酤酒不取錢郎能飲幾許白附鳩

揚州蒲鍜環百錢兩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攬抱儂襄陽樂

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無勞蜀山鑄扶受一作采金授

錢梁元帝長歌行

拾遺記曰郭況者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

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霸陵採樵路一作徑成都賣卜錢庾信奉和趙王隱士

遼東烽火照甘泉薊北亭障接燕然水凍菖蒲未生節關寒榆莢不成錢北周趙王招從軍行

京兆謠續漢書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為此謠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華陽國志曰孝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及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往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

獨憔悴蜀國刺

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吴均

詠懷

久歸從事麥非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梁簡

文帝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

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酤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

鮑昭擬行路難

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牀頭百箇錢直得（一作須）優游卒一歲何勞辛苦事百年（同上）

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右冬十月）

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自不得粟采彼北山葛簞

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　應璩

雜詩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　陶淵

明詠貧士

長風隱細草深堂沒綺錢縈鬱無人贈歲幾徒可憐　沈約

詠青苔

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庾信

對酒歌

楊子雲作法言蜀賈人齎十萬錢願載于書不聽也裴

均子以萬緡求章貫之銘不屑也穆伯長作廟記亳豪士遺五百金求載名不許也南昌富人奉鈔五百求虞伯生銘不從也近世文士貫人進十金即諛墓矣偶記

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輟耕錄

尹正義為澤州都督甚公平後王熊來替曲斷科罪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爪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乂百姓不敢

活 朝野僉載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以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元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盡歡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 筆麈

自知録善過門云父母歿致敬祭祀所費百錢為一善祭祀筵宴例當殺生不殺而市買見物所費百錢為一善置義塚所費百錢為一善平治道路險阻泥淖所費

百錢為一善善遣妾婢一人為十善貲發所賣百錢為一善白還人賣出男女不取其贖者原銀百錢為一善出財贖男女還人者同論賑濟鰥寡孤獨癱瞽窮民百錢為一善零施積至百錢為一善米麥布幣之類同上計錢數論周給宗族中人同論周給患難中人同論荒年平價糶米所讓價百錢為一善饒免債負百錢為一善利多年久彼人哀求度其難取而饒免者二百錢為一善告官不為理不得已而饒免者非善死不能殮

施與棺木所費百錢為一善刋刻大乘經律論所費百錢為一善二乘及人天因果所費二百錢為一善若受賄者非善印施流通者同論建立三寶寺院庵觀及床坐供器等所費百錢為一善施地與三寶所值百錢為一善護持常住不使費壞者同論建立諸天正神聖賢等廟宇所費二百錢為一善用葷血祭祀者非善施香燭燈油等物供三寶所費百錢為一善為君父乃至法界衆生施食一壇所費百錢為一善登壇施法者一度

為三善若受賄者非善為世災難作保禳道場所費百
錢為一善若受賄者非善不義之財不取所值百錢為
一善無害于義可取而不取百錢為三善處極貧地而
不取百錢為三善借人財物如期而還不過時日者為
一善代人完納債負百錢為一善讓地讓產所值百錢
為一善勸人出財作種種功德者所出百錢為一善圖
名利而募化者非善義不負財物寄託百錢為一善如
還金幼子之類拾遺還主所值百錢為一善人授爐火

丹術辭不受者為三十善人受已成丹銀棄不行使者所值百錢為三善

借人財物不還百錢為一過倚勢白佔人田地房屋等所值百錢為十過賤價强買百錢為一過廢壞三寶尊像所值百錢為二過廢壞諸天治世正神者同論毀壞三寶殿堂床坐諸供器等所值百錢為一過誘他人使之毀壞者同論見毀壞不諫勸為五過反助成為十過諸天正神聖賢等廟宇所值二百錢為一過葷血淫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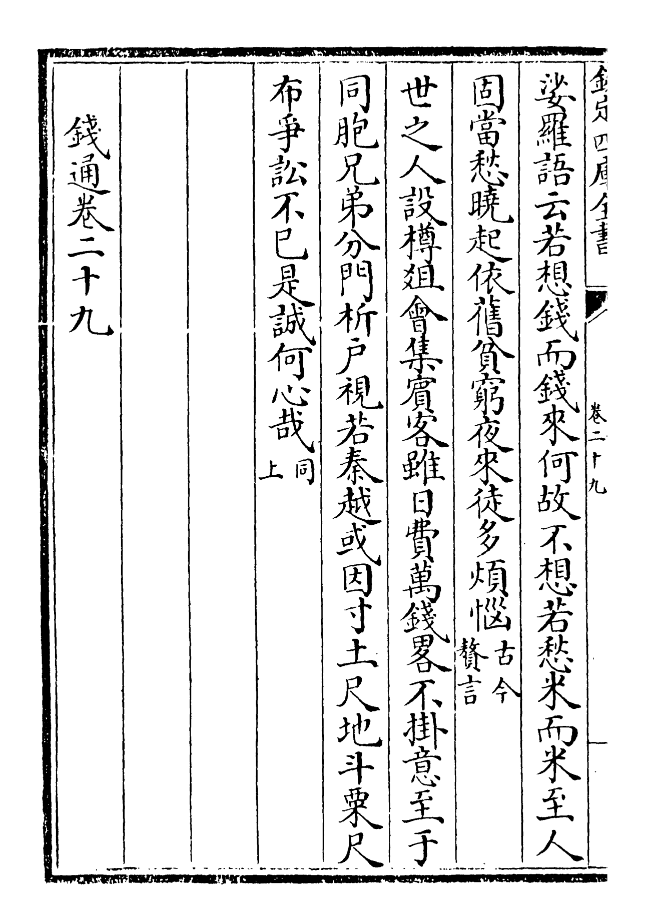
惑世者十過佔三寶地所值百錢為一過佔屋宇者同
毀壞出世正法經典所值百錢為二過二乘人天因果
所值百錢為一過取不義之財所值百錢為一過處大
富地而取者百錢為二過盜取財物百錢為一過零盜
積至百錢為一過瞞官偷稅者同論威取詐取百錢為
十過主事受賄而擢人官出人罪百錢為一過受賄而
壞人官入人罪百錢為十過借人財物不還百錢為一
過負他債願他身死為十過凡秤等小出大入所值百

錢為一過募緣營修諸福事而盜用所施入已者百錢為一過寳物十錢為一過因果差移百錢為一過負財物寄託者百錢為一過輕賤五穀天物所值百錢為一過販賣屠刀魚網等物所賣值百錢為一過拾遺不還主所值百錢為一過人授爐火丹術受之為三十過行使丹銀所值百錢為三過

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産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産則怨矣稗編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同上）

郭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左編）







娑羅語云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古今贅言

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于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同上

錢通卷二十九